

# 歧 路 灯

(清)李绿园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第一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

话说人生在世，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，而成立覆败之由，全在少年时候分路。大抵成立之人，姿禀必敦厚，气质必安详，自幼家教严谨，往来的亲戚，结伴的学徒，都是些正经人家，恂谨子弟。譬如树之根柢，本来深厚，再加些滋灌培植，后来自会发荣畅茂。若是覆败之人，聪明早是浮薄的，气质先是轻飘的，听得父兄之训，便似以水洗石，一毫儿也不入；遇见正经老成前辈，便似坐了针毡，一刻也忍受不来；遇着一班狐党，好与往来，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，毫无救医。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：“成立之难如登天，覆败之易如燎毛。”言者痛心，闻者自应刻骨。其实父兄之痛心者，个个皆然，子弟之刻骨者，寥寥罕觐。

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？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，祖、父都是老成典型，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。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，偏是这位公郎，只少了遵守两个字，后来结交一干匪类，东扯西捞，果然弄的家败人亡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，还有本族人提拔他；也亏他良心未尽，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，改志换骨，结果也还到了好处。要之，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。

这话出于何处？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。这人姓谭，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。宣德年间有个进士，叫谭永言，做了河南灵宝知县，不幸卒于官署，公子幼小，不能扶柩归里。多蒙一个幕友，是浙江绍兴山阴人，姓苏名薰篋，表字松亭，是个有学问、有义气的朋友。一力担承，携夫人、公子到了祥符，将灵宝公薄薄的宦囊，替公子置产买田，分毫不染；即葬灵宝公于西门外一个大寺之后，刊碑竖坊。因此，谭姓遂寄籍开祥。这也是宾主在署交好，生死不负。又向别处另理砚田，时常到省城照看公子。这公子取名一字叫谭孚，是最厚道的。孚生葵向。葵向生诵。诵生一子，名唤谭忠弼，表字孝移，别号介轩。忠弼以上四世，俱是书香相继，列名胶庠。

到了谭忠弼，十八岁入祥符庠，二十一岁食饩，三十一岁选拔贡生。为人端方耿直，学问醇正。下了几次乡试，屡蒙房荐，偏为限额所遗。这谭孝移也就渐辍举业，专一在家料理，惟作诗会文，依旧留心。相处了几个朋友，一个叫娄昭字潜斋，府学秀才；一个叫孔述经字耘轩，嘉靖乙酉副车；一个县学秀才，叫程希明字嵩叔；一个苏需字霖臣；一个张维城字类村，俱是祥符优秀秀才。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。花晨月夕，或作诗，或清谈，或小饮，每月也有三四遭儿。一时同城朋友，也还有相会的，惟此数人尤为相厚。至于学校绅衿中，也还有那些比匪的，都敢望而不敢即。却也有笑其迂板，指为古怪的。有诗为证：

同侪何必不兼收？把臂总因臭味投；  
匪类欲亲终自远，原来品地判薰莸。

却说谭孝移自幼娶周孝廉女儿，未及一年物故。后又续弦于王秀才家。这王氏比孝移少五岁，夫妇尚和好。只因生育不存，子息尚艰。到了四十岁上，王氏又生一子，乳名叫端福儿，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。果然面似满月，眉目如画，夫妇甚是珍爱。日月迁流，这端福儿已七岁了，虽未延师受业，父亲口授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已大半成诵。

这孝移宅后，有一大园，原是五百金买的旧宦书房。约有四五亩大。孝移又费二百余金，收拾正房三间，请程嵩淑题额为“碧草轩”。厢房，厨房，茶灶，药栏，以及园丁住宅俱备。封了旧宦正门，另开角门，与宅子后门相对，只横隔一条胡同儿。这孝移每日在内看书，或一二知己商诗订文，看园丁蔡湘灌花剔蔬。端福儿也时常跟来玩耍，或认几行字，或读几首诗，或说一两宗故事。这也称得个清福无边。

忽一日孝移在轩上看书，只见家人王中，引着一个人，像远来模样，手中拿着一封书。见了孝移，磕下头去，说道：“叩太爷安。”磕了三个头，起来，说道：“小的是丹徒县爷家下人，小的大爷差小的下书来的。”孝移一时还不明白。那人将书呈上，孝移开了封头，取出内涵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宜宾派愚侄绍衣顿首叩禀鸿胪派叔大人膝前万安。敬禀者：吾家祖居丹徒，自宋逮今，二十余世矣。前灵宝公宦游豫土，遂而寄籍夷门。邑姻有仕于中州者，知灵宝公至叔大人，已传四世。植业豫会，前光后裕，此皆我祖宗培遗之深厚也。愚侄忝居本族大宗，目今族谱，逾五世未修，合族公议，续修家牒。特以叔大人一支远寄中土，先世爵秩、讳字、行次，无由稽登，特遣一力诣禀。如叔大人果能南来，同拜祖墓，共理家乘，合族举为深幸。倘不能亲来，祈将灵宝公以下四世爵秩、名讳、行次，详为缮写，即付去力南携，以便编次。并将近日桂兰乳讳，各命学名开示，庶异日不致互异。木本之谊，情切！情切！顺候合家泰吉。外呈绫缎表里四色，螺匙二十张，箸二十双。宣德后家刻六种，卷帙浩繁累重，另日专寄。临禀不胜依恋之至！

嘉靖 年 月 日 侄绍衣载叩

原来谭姓本族，在丹徒原是世家，随宋南渡，已逾三朝。明初有兄弟二人，长做四川宜宾县令，次做鸿胪寺正卿，后来两房分派，长门称宜宾房，次门称鸿胪房。此皆孝移素知，但不知丹徒族人现今如何。及阅完来书，方晓得丹徒谋修族谱，不胜欢喜。便叫王中道：“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厢房住。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，这是自家里人，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。对账房阎相公说，取出一床铺盖，送到西厢房去。一切脚户头口，叫阎相公发落。”

孝移吩咐已毕，即将案上看的书史合沓，叫蔡湘锁了书房门，手中拿着来书，喜孜孜到家中。对王氏说道：“江南老家侄子差人下书，你吩咐赵大儿速备饭与来人吃。”便到前厅叫道：“丹徒来人呢？”只见那人从厢房出来，早换了风尘衣服，擎着毡

包,说道:“这是小的大爷孝敬太爷的土物。”孝移道:“我们叔侄虽是三世不曾见面,本是一家,何必这样费心。”那人道:“孝敬太爷,聊表寸心。”孝移命德喜儿接了,便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那人道:“小的叫梅克仁。”孝移道:“你远来千里,辛苦,辛苦。且去将息。”梅克仁退身进厢房去歇。自有王中照看,不必细说。

孝移回转身来,德喜儿擎毡包相随,进后院来。王氏迎着问道:“那里来了这个人,蛮腔蛮调的?”孝移道:“是丹徒老家的。”德喜儿道:“这毡包俱是送咱家的东西。”王氏道:“拿来我看看。”孝移道:“还要到祠堂里告禀。”即叫王氏取出钥匙,递于小厮,开了祠堂门。孝移洗了手脸,把江南来物摆在香案上,掀开帘帘,拈香跪下,说道:“此是丹徒侄子,名唤绍衣,送来东西。”遂将来书望神主细念一遍,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。密祝道:“咱家四世不曾南归,儿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谱,待择吉登程,再行禀明。”磕头起来,将门锁了。

午饭后,复到前厅,端福儿也跟出来,站在旁边。孝移道:“来人饭完不曾?”只见梅克仁早上厅来,道:“小的饭吃过。”因向端福儿道:“这是相公吗?”孝移道:“是。”梅克仁便向前抱将起来,说道:“与南边大爷跟前小相公,像是一般岁数。”孝移道:“你大爷多少岁数?”克仁道:“今年整三十岁。相公八岁,今年才上学读书哩。”孝移道:“去年《齿录》,有个谭溯泗是谁?”克仁道:“那是东院的四老爷。小的这院大爷,是书上那个名子。”孝移道:“发过不曾?”克仁道:“小的这院大爷,是十七岁进学,已补了廪。现从宋翰林读书。小相公另有个先生。”孝移点点头。又说道:“这里是五世单传,还不曾到老家去。我素日常有此心,要上丹徒,一者丁忧两次,还有下场事体,二者也愁水旱路程。你如今多住几日,我安插家务明白,要同你南去。”克仁道:“小的来时,我大爷早有此意。”

克仁说话中间,看见小主人形容端丽,便道:“小的抱相公街上走走去。”孝移道:“轻易不曾叫他上街,改日熟了,你引他到后书房走走罢。”克仁道:“小的在家里,每日引小相公上学下学惯了,今日看见这位少爷,只想抱去大门外站站。”孝移道:“街上人乱,门上少立便回。”克仁抱起端福儿,果然在门楼下片时便归。到了厅上,端福自回后宅去歇。

又住了七八日,克仁禀催起身。孝移叫王中向账房取了十两银,赏了梅克仁。便自己收拾行囊、盘费,雇觅车辆头口,置买些土物,打算到丹徒馈送。择吉起程,带了德喜儿、蔡湘;吩咐王中看守门户;请闾相公商量了账目话头;又对王氏说了些家务,好好叫端福在家,总之不可少离寸地,常在眼前。到了出行之日,祠堂告先,起身而行。一路水陆之程,无容赘述。正是:

木本水源情惟切,陆鞭水棹岂惮劳。

只说谭孝移不日到了丹徒。城南本家,乃是一个大村庄,树木阴翳,楼厅嵯峨。径至谭绍衣家下住下。叔侄相见,叙了些先世远离情由,并叔侄不曾见面的寒温。

到了次日,绍衣引着孝移,先拜谒了累代神主,次到本族,勿论远近贫富,俱看了,各有河南土仪馈送。此后,各家整酒相邀,过了十余日方才完毕。又择祭祀吉日,祭拜祖茔,合族皆陪。孝移备就祭品,至日,同到祖茔。绍衣系大宗宗子,主祭献爵。祭文上代为申明孝移自豫归家展拜之情。祭毕,孝移周视墓原,细阅墓表于

剥泐苔藓中。大家又叙了些支派源流的话说，合族就在享厅上享了神惠。日落而归。

绍衣又引孝移到城中旧日姻亲之家，拜识了。各姻亲亦皆答拜，请酒。

又过了十余日，一日晚上，孝移同绍衣夜坐，星月光辉之下，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，远近左右，声彻一村。孝移因向绍衣道：“我今日竟得南归，一者族姓聚会，二者你兄弟南来，未免蓬麻可望。”绍衣道：“叔叔回来不难。合族义塾，便是大叔这一房的宅院。水旱地将及三顷，是大叔这一房的产业。目今籽粒积贮，原备族间贫窶不能婚葬之用，余者即为义塾束金。大叔若肯回来，宅院产业现在，强如独门飘寓他乡。”孝移道：“咳！只是灵宝公四世以来，墓冢俱在祥符，也未免拜扫疏阔。”绍衣道：“势难两全，也是难事。”

一夕晚话不题。又过了十余日，孝移修完宗谱，要回河南。合族那里肯放，富厚者重为邀请，贫者携酒夜谈。又过了几日，孝移思家情切，念子意深，一心要去。这些雇觅船只，馈贶赠物的事，一笔莫能罄述。又到祖茔拜了。启行之日，绍衣又独送一份厚程，叔侄相别，挥了几行骨肉真情泪。绍衣又吩咐梅克仁，同舟送至河南交界，方许回来。

过了好几日，到了河南交界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，克仁还要远送，孝移不准。又说了多会话儿，克仁磕了头。蔡湘、德喜儿一把扯住克仁，又到酒肆吃了两瓶，也各依依不舍，两下分手。

不说克仁回去复命。只说孝移主仆，撇了船只，雇了车辆，晓行夜宿，望开封而来。及到了祥符，日已西坠，城门半掩。说与门军，是萧墙街谭宅赶进城的，门军将掩的半扇依旧推开，主仆同进城去。到了家门，已是上灯多时，定更炮已响了。

蔡湘叫了一声开门，管账阎相公与王中正在账房清算一宗房租，认的声音，王中急忙开门不迭。闪了大门，阎相公照出灯笼来接，惊的后边已知。车户卸了头口，几只灯笼俱出来，搬运箱笼搭包，好不喜欢热闹。

孝移进了后院楼下坐了，赵大儿已送上盆水。孝移告先情急，洗了手脸，吩咐开了祠堂门，行了反面之礼。回到楼下，赵大儿又送茶来。王氏便问吃饭，孝移道：“路上吃过，尚不大饿。怎么不见端福儿哩？”王氏道：“只怕在前院里，看下行李哩。”孝移道：“德喜儿，前院叫相公来。”德喜去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不曾在前院里。”

原来端福儿自孝移去后，多出后门外，与邻家小儿女玩耍。有日头落早归的，也有上灯时回来的。不过是后门外胡同里几家，跑的熟了，王氏也不在心。偏偏此夕，跑在一家姓郑的家去，小儿女欢喜成团，郑家女人又与些果子点心吃了，都在他家一个小空院里，趁着月色，打伙儿玩耍。定更时，端福儿尚恋群儿，不肯回来。恰好孝移回来，王氏只顾的喜欢张慌，就把端福儿忘了。孝移一问，也只当在前院趁热闹看行李哩。及德喜说没在前院，王氏方才急了，细声说道：“端福儿只怕在后门上谁家玩耍，还没回来么？”孝移变色道：“这天什么时候了？”王氏道：“天才黑呀！”孝移想起丹徒本家，此时正是小学生上灯读书之时，不觉内心叹道：“黄昏如此，白日可知；今晚如此，前宵可知！”

话犹未尽，只见端福儿已在楼门边赵大儿背后站着。此是赵大儿先时看见光景不好，飞跑到郑家空院里叫回来的。孝移看见，一来恼王氏约束不严，二来悔自

已延师不早，一时怒从心起，站起来，照端福头上便是一掌。端福哭将起来。孝移喝声：“跪了！”王氏道：“孩子还小哩，才出去不大一会儿。你到家乏刺刺的，就生这些气。”这端福听得母亲姑息之言，一发号咷大痛。孝移伸手又想打去，这端福挤进女人伙里，仍啼泣不止。孝移愈觉生怒。却见王中在楼门边说道：“前院有客——是东院郑大爷来瞧。”

原来郑家老者，傍晚时也要照看孙儿同睡，月色之下，见赵大儿叫端福儿有些慌张，恐怕来家受气，只推来看孝移，故此拄根拐杖，提个小灯笼儿，径至前厅。王中说明，孝移只得出来相见。叙了几句风尘闲话，不能久坐，辞去。孝移送出大门而回。

大凡人当动气之时，撞着一番打搅，也能消释一半。到了楼下，将王氏说了几句，又向端福儿，将丹徒本家小学生循规蹈矩的话，说了一番。赵大儿摆上晚饌，孝移略吃了些儿。前边车户晚饭，王中、阎相公料理，自是妥当。孝移安顿了箱笼，夜已二更，鞍马乏困，就枕而寝。五更醒来，口虽不言，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。正是：

万事无如爱子真，遗安煞是费精神；  
若云失学从愚子，骄情性成怨谁人。

## 第二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

话说谭孝移自丹徒回来，邻舍街坊，无不欢喜，有送盒酒接风的，有送碟酌洗生的，也有空来望望的。总因谭孝移为人端方正直，忠厚和平，所以邻舍都尊敬亲就。谭孝移也答些人情，巾帕、扇坠、书联、画幅，都是江南带来的物端。

又一日，有两个人抬了架漆盒儿进门，王中告于家主。揭开盒儿一看，无非是鸡、鸭、鱼、兔，水菜之类。拜盒内开着一个愚弟帖儿，上写着张维城、娄昭、孔述经、程希明、苏霏。抬盒人道：“五位爷刻下就到。”谭孝移吩咐王中，将水菜收了，交与厨上作速办席；赏了抬盒人封儿，打发去讫；作速排整碧草轩上桌椅炉凳，叫德喜儿街上望着：“五位爷到时，不必走前门，即邀到后书房内。可从东胡同过来，我在后门等候。”

不多一时，果见五位客从胡同进来。谭孝移躬身前迎，五位逊让进门。到轩上，宾主叙礼坐下。献茶毕，孝移躬身致谢道：“诸长兄空来一望，已足铭感，何必赐顾！”五位道：“远涉而归，公备水菜局软脚，恕笑。”孝移道：“不敢当的很。”叙罢寒温，说些闲话，无非是江南风土之佳，舟楫风波之险等语。少顷，又叫德喜儿将所捎来祖上的书籍，及丹徒前辈文集诗稿，大家赏鉴。都道：“孝翁阔阅著族，早已知学有渊源，今日得读尊先世遗文，弥令人钦仰。”孝移逊谢不迭。坐间，看诗的看诗，看文的看文，有夸句调道劲的，有夸文致旷逸的，也有夸纸板好的。互相传观，须臾傍午，只见德喜儿抹桌排碟，大家掩了书本。谭孝移执杯下酒，彼此让坐，一桌是张类村首座，娄潜斋次座，苏霏臣打横。一桌孔耘轩首座，程嵩淑次座，孝移打横作陪。这些觥筹交错的光景，不必细述。

酒至半酣，孝移一事上心，满斟一杯酒儿，放在娄潜斋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将有一事奉恳，预先奉敬此杯。”潜斋道：“有何见谕，乞明言赐教。”孝移道：“今日说明，显得弟有不恭，待异日诣府面禀。”苏霏臣在旁插口道：“谜酒难吃，若不说明，我先替潜老急的慌。”孔耘轩道：“你我至交，明言何妨？”孝移道：“但求潜老后日在家少等，我并恳耘轩同往。”潜斋道：“须择弟之所能，万勿强以所难。但今日明言为妙。”孝移道：“不是难事，只怕潜老不肯。”程嵩淑酒兴正高，拦住大笑道：“众秀才请脱措大故套，且把谭兄高酒多吃一盅罢。谭兄总不是叫娄兄上天摸呼雷。”孝移亦笑道：“正是的。”又叫重斟前杯，说了许多闲散话儿。真正酒逢知己，千杯不多。日已西沉，大家起席。吃完了茶，作辞起身。孝移送出胡同口道：“娄孔两兄，不必再订，只求后日在家少等，弟必诣府请教。”娄孔同道：“恭候就是。”程希明道：“今日酒是畅饮，话却闷谈。孝老从不曾有这个哑谜。”宾主俱各大笑，相拱而别。

过了两日，正是前日所订之期，孝移吩咐王中，饭后时，叫车夫宋禄套上车上儿，

再到账房问阎相公讨十数个眷弟帖儿，街上回拜客。王中料理已妥，夹着护书儿，到楼下请上车。孝移又叫拿出一个全帖，放在护书内，出街升车。叫王中将帖儿预先投递，凡前日来赐光的，俱投帖答拜。一路上都说失候。车上又叫王中：“你坐在车头里，到文昌巷口，拜孔爷去。”

须臾，到了文昌巷孔宅，下车。孝移直进大门，孔耘轩整衣不迭，出来相迎，请至一小书房内。彼此称谢已毕，孝移道：“前日相订，惟恐大兄公出。”耘轩道：“前见孝老出言郑重，必非闲散事体，焉敢负约。”孝移道：“多承光之甚。只如今要上潜斋家去，并邀同往。此地离北门约有三四里，乞一茶之后，登车同去，何如？”耘轩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事央他，你也叫我知道。”孝移道：“我的意思，是为小儿已七八岁了，早就该上学，因一向自己溺爱，耽搁一年。我想姜潜斋为人，端方正直博雅，尽足做幼学楷模。小儿拜这个师父，不说读书，只学这人样子，便是一生根脚。前日我所以不便启齿者，没有在我家便说请先生之理。今日我邀大兄同往，替我从旁赞助一二。”说完，便打拱一揖。耘轩道：“怪道，我说你平日也甚爽直，昨日忽而半吞不吐，原是如此细密珍重。如今将茶吃完，即便同往。”

二人茶毕，同出登车。孝移道：“宋禄，将马儿放慢着些，我们还商量些话儿。”宋禄道：“晓得。”耘轩车中点头道：“长兄这件事，令人敬服。”孝移道：“为人延师，人家之常，何言敬服？”耘轩道：“如今宦家、财主，儿子到七八岁时，也知请个先生，不过费上不多银子，请一个门馆先生，半通不通的，专一奉承东翁，信惯学生。且是这样先生，断不能矩步方行，不过东家西席，聊存名目而已。学生自幼，全要立个根柢，学个榜样，此处一差，后来没下手处。长兄此举，端的不错。”孝移道：“我尝闻前辈说，教小儿请蒙师，先要博雅，后来好处说不尽。况且博雅之人，训蒙必无俗下窠臼。”耘轩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话不多时，已到潜斋之门。门前有个书房院，正房三间，墙角有一单扇门儿。耘轩道：“我们且先到他这书房里。”一同下车，径到书房院来。只见房檐下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家童，在那里学织荻帘儿；书房内高声朗诵。家童一省道：“客来！”二人已进书房门内。那读书学生，下位相迎，望上一揖，让二位坐下。孝移便向耘轩道：“这学生二年未见，真正长成光景。”耘轩便向学生道：“还认得我们么？”那学生道：“去年二位老伯在这里时，我爹已对小侄说过，小侄时常记得。”孝移道：“今年几岁？”那学生道：“九岁。”孝移见他品貌端正，言语清晰，不觉赞道：“真是麟角凤毛，不愧潜老高雅。”耘轩道：“尊翁先生在家么？”那学生道：“适才李公祠请去写匾。临行时说，今日有客到，即去对说。”言未毕，家童提茶到了，学生手捧两杯，献与二位，自己拿一杯在门边恭恭敬敬相陪。这谭孝移早已喜之不尽。只见那学生叫家童去李公祠对说客到，孝移道：“不必，我们即到李公祠去瞧尊先生去，并看看写的匾。”吃完茶起身，学生出门相送，叫家童引着李公祠路径。二人回头一拱，这学生躬身答礼，极恭敬，却不拘挛。二人喜的了不得，一路上不住的说道：“是父是子！是父是子！”

转过大街，离北门不远，径向李公祠来。只见李公祠是新翻盖的，砌甃整齐。庙祝见有客来，出门相迎。姜潜斋不料二人至此，亦喜不自胜。耘轩道：“造府相访，公出不遇。”潜斋道：“爽约有罪！”孝移道：“匾写完否？”庙祝道：“适才写完。”只见一面大匾，上放“李文靖公祠”五字，墨犹未干，古劲朴老。两人赞叹道：“笔如其



人！”潜斋道：“聊以塞责，有愧先贤。”庙祝道：“垂后留芳，全仗山主大笔。”共相大笑。庙祝又请人一座客室，邀留过午。潜斋道：“我来时已说今日有客，不能过午。不如少坐一时，我们一同回去。”庙祝不敢过强，只得说：“空过三位老先生，不好意思的。”

三人吃完茶，作别而归，径至娄宅门前，只见那学生在门前恭候。娄潜斋让至北院客房，一揖而坐。言及前日盛情，彼此称谢，不必细述。潜斋道：“昨日席上说的话，毕竟是甚事见委？弟自揣毫无片长，如何有效力处。”孔耘轩道：“说话要开门见山，谭兄之意，欲以世兄读书之事，烦潜老照管哩。”潜斋道：“如何照管之处，亦乞明说。”孝移道：“我一发造次说了。小儿交新春八岁了，尚未上学，欲愿长兄在舍下设帐。前日若骤然说明，显得弟教请之意不恭。今日造府一禀，倘蒙不弃，弟亦领教甚便。”潜斋道：“此事却难从命。见爱之意，弟也不肯自外，但此中有个缘故，不妨琐陈，所以见弟不得已而方命之罪。家兄比弟长二十岁，今年整六十了，每日同桌吃饭，连舍侄、小儿，四人相依已惯。我若到府上去，家兄老来的性情，我知道是的确行不得。”耘轩道：“贵昆弟友爱之情，自所难已。但同在一城之内，相隔不远，岂一朝半夕不见，难说便成云山？潜老似不必过执。”潜斋道：“我是经过家兄的性情。去年我有事上彰德府去，言明十五日即回，不料到那里多耽搁五天。这五天呀，家兄就有几夜睡不着。孩子们都慌了，还使了两番人去接。及至弟到家时，家兄喜极，却笑出几点眼泪。弟说：‘我已是回来了，哥恹惶什么？’家兄说：‘我也极知道没啥意思，只为前日，我胸中有一道黄河，由不的只是急，又说不出。’后过了半月光景，这老人才忘了。我如今要到府上，家兄是必不肯，如何行的？”这谭孝移平日景仰娄潜斋为人端方，已是十分要请；见了娄潜斋家学生安详恭敬，又动了桥梓同往之意；及见娄潜斋说到兄弟友爱之情，真性露于颜面，心中暗道：“真是今之古人！舍此等人何处更为子弟别寻师长？这事断不能当面错过的。”因向孔耘轩道：“事且慢商。”这是怕孔耘轩逼出坚执不去的话头，便难回转的意思。

少顷，只见家童排馔，大家起身让坐。坐定，摆上饭来。潜斋吩咐家童道：“瞧两位相公陪客。”家童道：“大相公往乡里料理佃户房子去。二相公就来。”须臾学生到了，在桌角坐。潜斋道：“你伯吃饭不曾？”学生道：“我娘与我嫂子已安排吃完。”娄潜斋道：“家兄只好料理庄农，如今老了，还闲不住，还料理园子种菜吃。舍性质不敏，家兄只教他乡里看庄稼。愚父子却是家里吃闲饭的人。”耘轩道：“耕读相兼，士庶之常，岂可偏废。”又说些闲话，饭已吃完。都在厅前闲站着吃茶。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，暗中踌躇道：“娄兄如此人品，如此家风，即是移家相就亦可；他如坚执不去，我便送学生到此，供给读书。”又虑王氏溺爱，又想自己也离不得这儿子，万一请他令兄出来，放他出门，也未见得。遂向潜斋道：“此事与大兄商议何如？”潜斋道：“商议也不行。家兄的性情，我所素知。”耘轩道：“商议一番何妨？爽快请出大兄来面决，或行或止，好杜却谭兄攀跖之想。”潜斋道：“也罢。”遂向后边去了。

迟了一会，只见潜斋跟出来一个老者，是个庄农朴实模样儿，童面银须，向客人为了礼。坐下，便道：“适才舍弟言，二位请他教学，这事不行。我老了，他是我亲手抚养的兄弟，我离不得他。况我家衣食颇给，也不肯出门。”二人见言无婉曲，也灰了心。又问：“二位高姓？”孔耘轩道：“弟姓孔，在文昌巷内。这位请令弟的，姓谭，在萧墙街。”只见那老者把脸一仰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兄是灵宝老爷的后人么？”孝移

道：“是。”又问：“当年府学秀才，大汉仗，极好品格，耳后有一片朱砂记儿，是谭哥什么人？”孝移道：“是先父。”那老者扫地一揖道：“恩人！恩人！我不说，谭哥也不知道。我当初在萧墙街开一个小纸马调料铺儿，府上常买我的东西。我那时正年轻哩。一日往府上借家伙请客，那老伯正在客厅里，让我坐下。老人家见我身上衣服时样，又问我请的是什么客，我细说一遍，都不合老人家意思。那老人家便婉婉转转的劝了我一场话。我虽年轻，却不甚蠢的人。后来遵着那老人家话，遂即收拾了那生意。乡里有顷把薄地，勤勤俭俭，今日孩子们都有饭吃，供给舍弟读书，如今也算得读书人家。我如今料理家事，还是当日那老伯的几句话，我一生没用的清。”孔耘轩接口道：“当日大兄领谭老伯教，今日他家请令弟教书，大兄却怎的不叫去？”老者说：“舍弟先只说有人请他教学，并不曾言及二位上姓。我也只为这侄子小，恐怕人家子弟引诱的不妥，不如只教他父子们在家里。若是谭哥这样正经人家，我如何不教去哩。”谭孝移道：“弟之相请，原是连令侄都请去的。”老者道：“一发更妙。我是一个极有主意，最爽快的人，只要明春正月择吉上学。我虽是见我的兄弟亲，难说正经事都不叫他干，终日兄弟厮守着不成？”一阵言语，大家痛快的如桶脱底。谭孝移便叫王中拿护书来，取出一个全帖。只见上面写着：“谨具束金四十两，节仪八两，奉申聘敬。”下边开着拜名。放在桌面，低头便拜。潜斋那里肯受，平还了礼。又拜谢了潜斋令兄，并谢了孔耘轩。

少坐一会，拜别起身。潜斋兄弟送出大门，孔谭二人登车而回。这正是：

欲为娇儿成立计，费尽慎师择友心。

日月如梭，不觉过了腊月，又值新正。谭孝移择了正月初十日入学，王氏一定叫过了灯节，改成十八日入学。孝移备下酒席，请孔耘轩陪席。孝移早饭后，仍叫宋禄套车，自己坐在车上，王中拿帖，去请娄潜斋父子。到那边敦请情节，俱合典礼，不必细述。不多一时，回至胡同口，孝移下车，潜斋父子亦下车来，引进园里，径到碧草轩上。少刻孔耘轩亦到。孝移设下师座，自己叩恳拜托，潜斋不肯，因命端福儿行了拜师之礼。取学名叫绍闻。是因丹徒绍衣的排行。因问：“世兄何讳？”潜斋道：“家兄取舍侄名娄樗，小儿名娄朴。”孝移道：“此亦足征大兄守淳之意。”潜斋道：“家兄常说，终身所为，皆令先君老先生所赐之教。”彼此寒暄不提。

且说孝移原是富家，轩后厨房，又安置下厨役邓祥，米面柴薪，调料菜蔬，无不完备。这娄朴、谭绍闻两人，一来是百工居肆，二来是新发于矲，一日所读之书，加倍平素三日。孝移也时常到学中，与潜斋说诗衡文；课诵之暇，或小酌谈淡。潜斋家中有事，孝移即以车送回，或有时父子徒步而归。这娄朴也还是小学生，时同绍闻到家中，王氏即与些果子配茶吃。

荏荏苒苒，已到三月。王氏向谭孝移道：“这三月三日，吹台有个大会，何不叫先生引两个孩子走走呢？”

### 第三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

原来祥符宋门外有个吹台，始于师旷，后来汉时梁孝王建修，唐时诗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游咏其上，所以遂成名区。上边祀的是夏禹，都顺口叫做禹王台。每年三月三日有个大会，饭馆酒棚，何止数百。若逢晴朗天气，这些城里乡间，公子王孙，农父野老，贫的，富的，俊的，丑的，都来赶会。就是妇女，也有几百车儿。这卖的东西，整绫碎缎，新桌旧椅，各色庄农器具，房屋材料，都是有的。其余小儿耍货，小锣鼓，小枪刀，鬼脸儿，响棒槌之类，也有几十分子。枣糕，米糕，酥饼，角黍等项，说之不尽。

所以王氏向谭孝移说道：“这吹台三月三大会，叫孩子跑跑去。读了两个月书了，走散走散，再去读书何如？”孝移道：“小孩子赶会，有什么好处，不去罢。”王氏道：“这个说不好，那个说不好，如何会有恁些人？我当初在家做闺女时，我爹爹性儿甚是严谨，到这三月三，也还叫我娘引我，坐车到会边走走。”谭孝移不觉笑道：“妇女上会，也不算他外公什么好家法，你不说也罢。”王氏道：“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！我见那抚院、布、按大老爷们，这一日也去赶会哩。”孝移笑道：“大人们去，或者是有别的事，遣官行香。”王氏道：“行香？为什么初一日不去，偏偏的趁这日热闹才去哩？依我说，到那日你跟先生也去游游，两个孩子跟着你两个，叫宋禄套上车儿同去，晌午便回来，有啥事呢！书也不是恁般死读的，你不信，你跟先生商量。”谭孝移道：“我在会上，从来没见过有一个正经读书的人，也没见正经有家教子弟在会上；不过是那些游手博徒，屠户酒鬼，并一班不肖子弟，在会上胡轰。所以不想叫孩子们去。”王氏道：“你不赶会，你怎么见了这光景？”孝移道：“是我年幼，曾走了一遭。”王氏道：“你赶会是幼年，端福儿如今七八十岁么？你跟先生商量，先生说不去便罢。”谭孝移见王氏说话蛮缠，也忍不住笑道：“也罢，与先生商量，先生说去就去，说不去，就罢。”王氏道：“你不信我说，姜先生一定是去的；人家比不得你，芝麻大一个胆儿，动不动说什么坏了家教。”孝移道：“我少时到园中与先生议议。”王氏道：“商量这话，要同着端福儿。休要背地里并不曾说，便说道先生不依。”孝移笑道：“也罢。”心中打算，姜潜斋是必不上会的，所以应允。这正是：

家居雍和无事日，夫妻谈笑亦常情。

到了午后，孝移闲走园中，见了姜潜斋，同坐在碧草轩上，说些闲话。因想起王氏之言，说道：“明日三月三，我们引两个学生，向吹台会上走走罢？”这潜斋品行虽甚端方，性情却不迂腐，便说道：“只要天气好，就去走走。”孝移不料潜斋肯去，不过

同端福儿说过这话完事。端福儿已有他母亲的话在肚里，不觉喜容可掬。孝移想起王氏“先生一定肯去”之言，只想笑起来。潜斋看见孝移光景，便道：“孝老欲笑何故？”孝移见两个学生在一旁，不便明言，因笑道：“咱们到厢房说话罢。”二人起身，同到厢房，孝移大笑道：“今日潜老乃不出贱荆所料。”潜斋问其缘故，孝移把王氏胡缠的话，笑述一遍。潜斋也大笑说道：“非是我不出嫂夫人所料，是你所见太拘。若说是两个学生叫他们跟着家人去上会，这便使得；若是你我同跟着他们，到会边上望望即回，有何不可？自古云：教子之法，莫叫离父；教女之法，莫叫离母。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，那资性鲁钝的，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；那资性聪明些的，将来出了书屋，丢了书本，把平日理学话放在东洋大海。我这话虽似说得少偏，只是教幼学之法，慢不得，急不得，松不得，紧不得，一言以蔽之曰难而已。”孝移道：“兄在北门僻巷里住。我在这大街里住，眼见的，耳听的，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，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，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。”潜斋道：“人为儿孙远虑，怕的不错。但这兴败之故，上关祖宗之培植，下关子孙之福泽，实有非人力所能为者，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。”孝移道：“达观！达观！”又说些闲话，孝移回去。到家中，王氏道：“来日的话，商量不曾？”孝移笑道：“先生说去哩。”王氏道：“何如？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，只想锁在箱子里，有一点缝丝儿，还用纸条糊一糊。”

一夕晚景不说。到了次日，王氏早把端福换了新衣，先吩咐德喜儿，叫宋禄将车收拾妥当。及孝移饭后吩咐时，王氏早已料理明白。王氏又叫端福儿请小娄相公到家中，要把端福的新衣服，替他换上一件，娄朴不肯穿，说：“我这衣服是新年才拆洗的。”这宋禄小厮儿们，更要上会，早把车捞在胡同口等候。德喜儿换了衣服，喜欢的前后招呼。娄潜斋、谭孝移引着两个小学生一同上车，出南门往东，向繁塔来。早望见黑鸦鸦的，周围有七八里大一片人，好不热闹。但见：

演梨园的，彩台高檠，锣鼓响动处，文官搢笏，武将舞剑。扮故事的，整队远至，旗帜飘扬时，仙女挥麈，恶鬼荷戈。酒帘儿飞在半天里，绘画着吕纯阳醉扶柳树精，还写道：“现沽不賒”。药瓮儿插在平地上，伏侍的孙真人针刺带病虎，却说是“贫不计利”。饭铺前摆设着山珍海味，跑堂的抹巾不离肩上。茶馆内排列着瑶草琪花，当炉的羽扇常在手中。走软索的走的是二郎赶太阳，卖马解的卖的是童子拜观音，果然了不得身法巧妙。弄百戏的弄的是费长房入壶，说评书的说的是张天师降妖，端的夸不尽武艺高强。绛罗绸缎铺，斜坐着肥胖客官。骡马牛驴厂，跑坏了刁钻经纪。饴糖炊饼，遇儿童先自夸香甜可口。铜簪锡钮，逢妇女早说道减价成交。龙钟田姬，拈瓣香呢呢喃喃，满口中阿弥陀佛。浮华浪子，握新兰，挨挨挤挤，两眼内天仙人。聒者凭目，瞽者信耳，都来要聆略一二。积气成雾，哈声如雷，亦可称气象万千。

宋禄将车捞在会边，孝移道：“住罢。”于是一同下车，也四外略看一看。只见一个后生来到车边，向谭孝移施礼，低声问潜斋道：“叔叔今日来闲走走么？”潜斋道：

“是闲来走走。”孝移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潜斋道：“是舍侄。”孝移道：“前日未见。”娄樗道：“小侄那日乡里去。”潜斋道：“你来会上做什么？”娄樗道：“我爹叫我买两件农器儿。还买一盘弹花的弓弦。”孝移道：“此敬姜犹绩意也。”潜斋笑道：“士庶之家，一妇不织，或受之寒；本家就必有受其寒者，并到不得或字上去。”孝移点头。潜斋道：“买了不曾？”娄樗道：“我买了，要回去。见谭伯与叔在此，所以来问问叔。”潜斋道：“你既无事，可引他两个到台上看看，我与你谭伯在此相等。就要回去哩，不可多走。”娄樗遂引两个学生，上禹王台去。孝移吩咐：“德喜儿也跟着。人多怕挤散，都扯住手儿。”娄樗道：“小心就是。”四个一行去讫。

只见一个人从北边来到潜斋、孝移跟前，作揖道：“姐夫今日高兴。”孝移一看，却是内弟王春宇。孝移道：“连日少会。老弟今日是赶会哩？”春宇道：“我那得有功夫赶会。只因有一宗生意拉扯，约定在会上见话。其实寻了两天，会上人多，也撞不着，随他便罢。姐夫年前送的丹徒东西，也没致谢。我那日去看姐夫，姐夫也没在家。每日忙的不知为甚，亲戚上着实少情。”孝移道：“老弟一定发财。”春宇道：“托天而已。”又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孝移道：“端福儿先生，北门上娄兄。”春宇道：“失认，少敬！”潜斋道：“不敢。”春宇道：“外甥来了不曾？”孝移道：“适才上台上去了。”春宇道：“人多怕挤着。”孝移道：“有人引着。”春宇道：“暂别。我还要上会去。”孝移道：“请治公事。”

少顷，只见娄樗引着两个学生并德喜儿回来，声声道：“人多的很。”孝移道：“回来极好。”娄樗道：“叔叔家中不捎什么话？”潜斋道：“回去罢，没什么话说。”

又见王春宇手提一篮子东西走来，无非是饅糖、粽子、油果之类，笑嘻嘻道：“外甥回来了？”端福儿向前作揖。春宇道：“你姪子想你哩。”又问：“这学生是谁？”孝移道：“是娄兄公郎。”潜斋也叫作了揖。春宇把东西放在车上，说：“你两个先吃些儿，怕饿着。”又向孝移说道：“我今日有句话，向姐夫说，姐夫不可像平素那个执拗。今日先生、世兄、姐夫、外甥，我通要请到我家过午。”孝移道：“我来时已说午前就回去。不扰老弟罢。”春宇道：“你这午前回去的话，不过对家下吩咐一句儿。俺姐若知道先生跟姐夫在我家过午，也是喜欢的。”潜斋道：“回去罢。”春宇道：“从这里进东门，回去也是顺路，左右是一天工夫。”孝移道：“人多不便取扰。”春宇笑道：“外甥儿打舅门前过，不吃一顿饭儿，越显的是穷舅。我先到会上时，已着人把信儿捎与他姪子去，我今日请不上客，叫我也难见贱荆。”孝移笑道：“这个关系非轻，只得奉扰。”大家都笑了。王春宇便叫宋禄套车，孝移道：“同坐车罢。”春宇道：“车上也挤不下，那树上拴的是我的骡子，管情你们不到，我就到家。”

不多一时，车儿进宋门，走到曲米街中，王春宇早在门前恭候。下车进门，从市房穿进一层，有三间厢房儿，糊的雪洞一般，正面伏侍着增福财神，抽头桌上放着一架天平，算盘儿压几本账目。墙上挂着一口腰刀。字画儿却还是先世书香的款式。大家为了礼，坐下。春宇向端福儿道：“你姪子等着你哩，你爽快同这位小客齐到后边，也有个小学生陪客哩。”潜斋坐定道：“少拜。”春宇道：“不敢。”又叹口气道：“先君在世，也是府庠朋友。轮到小弟不成材料，把书本儿丢了，流落在生意行里，见不的人，所以人前少走。就是姐夫那边，我自己惶愧，也不好多走动的。今日托姐夫体面，才敢请娄先生光降。”孝移道：“太谦！”潜斋道：“士农工商，都是正务，这有何妨？”春宇道：“少读几句书，到底自己讨愧，对人说不出口来。”

只听得后边女人声音，说道：“你也到前边，与你谭姑夫作个揖儿。”只见两学生，又同着一个学生，到客厅前。春宇道：“先向娄师爷为礼，再与你姑夫作揖。”娄潜斋看那学生时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，眉目间一片聪明之气。因夸道：“好一个聪明学生哩。”孝移道：“这学生自幼儿就好，先岳抱着常说是将来接手。”春宇道：“样子还像不蠢，只没人指教。”这谭孝移想起岳丈当日是个能文名士，心中极有承领读书的意思。这潜斋见这样好子弟，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。只是当下俱未明言。

须臾，整上席来，器皿精洁，珍错俱备。孝移道：“老弟如何知今日有客，如此盛设？”春宇道：“我以实告，若是贱内那个烹调，也敬不得客。是我先在会上买粽子时，已差人回到城中，到包办酒席蓬壶馆内，定下这一桌席面。”潜斋道：“太破费。”春宇道：“见笑。”三个学生席未完时，都放下箸儿，春宇道：“你们既不吃，可向后边吃茶去。”三个学生去讫。少刻席完，孝移道：“这老侄如何读书哩？”春宇道：“这街头有个三官庙，是众家攒凑的一个学儿，他娘怕人家孩子欺负他，不叫上学，我没奈何，自己教他；我的学问浅薄，又不得闲，因此买了几张《千字文》影格儿，叫他习字，不过将来上得账就罢。”潜斋道：“这个便屈他。”孝移道：“错了。”王春宇是个做买卖的精细人，看见二位光景，便叹道：“可惜离姐夫太远，若住得近时，倒有个区处。”孝移道：“再商量。”

宋禄、德喜儿吃完了饭，来催起身。孝移叫两个学生上车，只听得后边女人声音说：“还早哩，急什么？”又迟一会，娄潜斋、谭孝移谢扰，同两个学生一同上车，王春宇送至大门。回来，向女人曹氏说道：“今日谭姐夫意思，像有意照管隆吉读书哩。”曹氏道：“我适才问端福儿，他一个学中，只两个学生，我也就有这意思。明日治一份水礼，看看姑娘，我跟姑娘商量。他姑是最明白的人，他家是大财主，咱孩子白吃他一年饭，他也没啥说。他姑依了这话，内轴子转了，不怕外轮儿不动。”春宇笑道：“谭姐夫不是我，单听你的调遣。”曹氏道：“你不说罢，你肯听我的话些，管情早已好了。”春宇道：“谭姐夫意思，是念咱爹是个好秀才，翁婿之情，是照管咱爹的子孙读书哩。”曹氏道：“你明早只要备一份水礼，叫一顶二人轿，我到姑娘家走走。”

到次日，春宇果然料理停当。曹氏吃过早饭，叫小厮挑着盒子，隆吉跟着，径上谭宅来。王氏听说弟妇到，喜的了不成。打发轿夫盒子回去，要留曹氏住下。曹氏要商量孩子读书的话，也就应允道：“住是不能住，晚些坐姑娘的车回去。”说了些婆娘琐碎家常，亲戚稠密物事，随便就提起隆吉从娄先生读书的话：“还要打扰姑娘一年。”王氏道：“多少人吃饭，那少俺侄儿吃的。他三个一同儿来住，也不孤零。”曹氏见王氏应允，因说道：“不知谭姐夫意下如何？”王氏道：“我与他商量。”叫德喜儿到前客房看看有客没客。德喜说：“没客。大爷与舅爷家小相公说话哩。”王氏遂到前边，欲商曹氏来言。孝移见王氏便道：“这学生甚聪明，将来读书要比他外爷强几倍哩。”王氏见话已投机，遂把曹氏来意说明。谭孝移道：“极好。”王氏道：“你既已应承，这娄先生话，你一发替他舅转达罢。”孝移道：“前日先生在会上回来，不住说‘可惜了这个学生！’我一说也是必依哩。你只管回复他姪子。”王氏喜孜孜回来，向曹氏说了一遍。曹氏便叫隆吉儿：“你姑娘叫你在这里读书，休要淘气，与你端福兄弟休要各不着。”又向王氏道：“他费气哩，姑娘只管打，我不护短。隆吉儿你想家时，叫德喜儿两三天送你往家里走走。天色已晚，咱回去罢，再迟两三天，便来上学哩。”王氏挽留不住，只得叫宋禄套车送回。

又迟了几天，只见王春宇家小厮送铺盖，说：“明日隆相公来上学，先对谭姑爷说一声儿。”到次日，王春宇引隆吉到，见了姐姐、姐夫，说道：“多承姐夫关切，叫小兒拜投名师，还要打搅，真乃谢之不尽。”孝移道：“本乃至亲，何出此言。”王氏道：“不用叫他矜子牵挂，我的侄儿就与我的儿子一般。”春宇道：“我也不肯白白的亏累姐。”谭孝移便叫德喜儿，到厨下讨一桌碟儿，送至园中，禀师爷说，今日王相公上学哩，刻下就到。又替王春宇办了酒席，才引隆吉上碧草轩来。

王春宇见了先生，便施礼。潜斋道：“前日厚扰。”春宇道：“有慢。”又说道：“小弟是个不读书的人，诸事不省，多蒙家姐夫见爱，容小兒拜投明师，我不知礼，只是磕头罢。”怀中摸出一个大红封袋，是贽见礼，望着师位就叩拜。潜斋那里肯受。行礼已毕，叫道：“宋隆吉，来与先生磕头。”隆吉行了礼，便与娄朴、谭绍闻一桌儿坐。

孝移吩咐德喜儿将酒碟移在厢房，邀潜斋、春宇到厢房一坐。三人同至厢房，德喜儿斟上酒来，孝移道：“适才贤侄行礼，老弟叫什么‘宋隆吉’，我所不解。”春宇道：“因为儿女难存，生下这孩子，贱内便叫与他认个干大。本街有个宋裁缝，就认在他跟前。他干大起的名子，叫宋隆吉，到明年十二岁，烧了完锁纸，才归宗哩。”孝移道：“外父的门风叫你弄坏了。拜认干亲，外父当日是最恼的。难说一个孩子，今年姓宋，明年姓王，是何道理？我一向全不知道。你只说‘干大’这两个字，不过是你说的顺口，其实你想想这个滋味，使的使不的？”春宇道：“少读两句书，所以便胡闹起来。”潜斋道：“其实如今读书人，也如此胡闹的不少。”因又说道：“学生今日来上学，便是我的门人，我适才看学生身上衣服，颇觉不雅。”春宇道：“说起来一发惹先生见笑。贱内这两天，通像儿子上任一般，一定教我买几尺绸子，做件衣服。我说不必，贱内说：‘指头儿一个孩子，不叫他穿叫谁穿！’又教买一身估衣，就叫他干大宋裁缝做了两三天，才打扮的上学来。我是个没读书的人，每日在生意行里胡串，正人少近，正经话到不了耳朵里，也就不知什么道理。老婆子只教依着他，我也觉他说的不是，我却强他不过。今日领教，也还是先君的恩典，有了这正经亲戚，才得听这两名正经话。我明日就送他的本身衣裳来。”说完就要起身。孝移苦留说：“今日还该你把盏。”春宇道：“晌午隆泰号请算账哩，耽误不得。姐夫一发替我罢。”又叫隆吉吩咐：“我今晚把你的旧衣服送来，把新衣服还捎回去。用心读书，我过几日来瞧你。”一拱而别。正是：

身为质干服为文，尧桀只从雅俗分。

市井小兒焉解此，趋时斗富互纷纭。

## 第四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

却说碧草轩中，一个严正的先生，三个聪明的学生，每日啾唔之声不绝。谭孝移每来学中望望，或与娄潜斋手谈一局，或闲闯一韵。

一日潜斋说道：“几个月不见孔耘轩，心中有些渴慕。”孝移道：“近日也甚想他。”潜斋道：“天气甚好，你我同去望他一望。不必坐车，只从僻巷闲步，多走几个弯儿，何如？”孝移道：“极好。”一同起身，也不跟随小厮，曲曲弯弯，走向文昌巷来。

见孔宅大门，掩着半扇儿，二门关着。一来他三人是夙好，二来也不料客厅院有内眷做生活，推开二门时，只见三个女眷，守着一张织布机子，卷轴过杆，接线头儿。那一个丫头，一个孀妇，见有客来，嘻嘻哈哈的跑了。那一个十来岁的姑娘，丢下线头，从容款步而去。这谭娄二人退身不迭。见女眷已回，走上厅来坐下。高声说道：“耘老在家不曾？”闪屏后走出一人，见了二人道：“失迎！失迎！”为了礼，让坐，坐下道：“家兄今日不在家。南马道张类村那边相请，说是刷印《文昌阴鹭文注释》已成，今日算帐，开发刻字匠并装订工价。”潜斋道：“久违令兄，偏偏不遇。”孝移道：“明日闲了，叫令兄回看俺罢。”潜斋指院里机子道：“府上颇称饶室，还要自己织布么？”孔纘经道：“这是家兄为舍侄女十一岁了，把家中一张旧机子整理，叫她学织布哩。搬在前院里，宽绰些，学接线头儿。不料叫客看见了。恕笑。”孝移道：“这正是可羨处。今日少有家业人家，妇女便骄情起来。其实人家兴败，由于男人者少，由于妇人者多。譬如一家人败了，男人之浮浪，人所共见；妇女之骄情，没有人见。况且妇女骄情，其坏人家，又岂在语言文字之表。像令兄这样深思远虑，就是有经济的学问。”潜斋叹口气道：“乡里有个舍亲，今日也不便提名，兄弟三个，一个秀才，两个庄农，祖上产业也极厚。这兄弟三个一个闲钱也不妄费，后来渐渐把家业弄破，外人都说他运气不好，惟有紧邻内亲知道是屋里没有道理。即此便知令兄用意深远。”吃完了茶，二人要起身回去，孔纘经不肯，孝移道：“二哥但只对令兄说，明日恭候，嘱必光临。”

二人辞归，依旧从僻巷回来。一路上这谭孝移夸道：“一个好姑娘，安详从容，不知便宜了谁家有福公婆。”潜斋道：“到明日与绍闻提了这宗媒罢？”孝移道：“没这一段福，孔兄也未必俯就。”走进胡同口，一拱而别，潜斋自回轩中。

孝移到家，王氏叫王中媳赵叔大儿摆饭。王氏与端福也在桌上同吃。这孝移拿着箸儿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好！好！”王氏也只当夸菜儿中吃。少时又说道：“好！好！”王氏疑心道：“又是什么事儿，合了你心窝里扳眼，这样夸奖？”孝移道：“等等我对你说。”孝移待绍闻吃完饭上学走讫，方对王氏道：“孔耘轩一个好姑娘，我想与端福儿说亲哩。”王氏道：“你见了不曾？”孝移道：“我今日同先生看孔耘轩，孔耘轩不



在家，那姑娘在前院机子上学织布哩。真正好模样儿，且是安详从容。”王氏道：“我也有句话要对你说，这两天你忙，我还没对你说哩。俺曲米街东头巫家，有个好闺女，他舅对我说，那遭山陕庙看戏，甬路西边一大片妇女，只显得这巫家闺女人材出众。有十一二岁了，想着提端福这宗亲事。他舅又说：‘俺姐夫闲事难管。’俺后门上有个薛家妇人，针线一等，单管着替这乡宦财主人家做鞋脚，枕头面儿，镜套儿，顺袋儿。那一日我在后门上，这薛家媳妇子拿着几对小靴儿做哩儿，我叫他拿过来我看看花儿，内中有一对花草极好。我问是谁家的，他说是巫家小姑娘的，花儿是自己描的，自己扎的。那鞋儿小的有样范，这脚手是不必说的。薛家媳妇子说，这闺女描鸾刺绣，出的好样儿。他家屋里女人，都会抹牌，如今老爷断的严紧，无人敢卖这牌，他家还有些旧牌，坏了一张儿，这闺女就用纸壳子照样描了一张。你说伶俐不伶俐？况且她家是个大财主，不如与她结了亲，将来有些好陪妆。”孝移见王氏说话毫无道理，正色道：“你不胡说罢，山陕庙里，岂是闺女们看戏地方？”王氏说：“她是个小孩子，有何妨？若十七八时，自然不去了。”孝移道：“女人鞋脚子，还叫人家做，是何道理？”王氏道：“如今大乡宦，大财主，谁家没有管做针指、洗衣裳的几家子女人，那争这巫家哩？”孝移道：“难说他家没有个丫头鬻妇？”王氏道：“丫头忙着哩，单管铺毡点灯，侍奉太太姑娘们抹牌，好抽头哩。”孝移道：“居家如此调遣，富贵岂能久长？”王氏道：“单看咱家久长富贵哩？”孝移叹口气道：“咱家灵宝爷到孝移五辈子，我正怕在此哩。”王氏道：“结亲不结亲，你是当家哩，我不过闲提起这家好闺女罢了，我强你不成？”孝移道：“巫家女儿，你毕竟没见；孔家姑娘，我现今见过。还不知孔耘轩肯也不肯。”说完，往前边账房同阎相公说话去。

到次日，孝移饭后到碧草轩，同娄潜斋候孔耘轩。不多一时，只见程嵩淑、孔耘轩齐到。跟的小厮手巾内包着七八本新书。谭婁起身相迎，让在厢房坐下。耘轩道：“昨日失候有罪，今日特邀程兄同来，正好缓颊，如我负荆。”潜斋道：“久违渴慕，不期过访不遇。”孝移道：“端的何事公出？”程嵩淑接道：“我们见了就说话，那有工夫满口掉文，惹人肉麻！”耘轩道：“张类村请了个本街文昌社，大家捐资，积了三年，刻成一部《文昌阴鹭文注释》版，昨日算刻字刷印的账，一家分了十部送人。谁爱印时，各备纸张自去刷印。如今带了两部，分送二公。”随取两本，放在桌上。谭婁各持一本，看完凡例、纸版，都说字刻的好。孝移道：“这‘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’一句，有些古怪难解。至于印经修寺，俱是僧道家伪托之言，耘兄何信之太深？”耘轩道：“孝老说的极是，所见却拘。如把这书儿放在案头，小学生看见翻弄两遍，肚里有了先人之言，万一后来遇遗金于旷途，遭艳妇于暗室，猛然想起阴鹭二字，这其中就不知救许多性命，全许多名节。岂可过为苛求？”程嵩淑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”潜斋道：“张类老一生见解，岂叫人一概抹煞。”大家俱笑。

孝移出来，吩咐德喜儿叫厨子邓祥来，秘问道：“先生午饭是什么？”邓祥道：“素饌。”孝移叫德喜儿：“随我到家，取几味东西，晌午就在厢房待客。”原来孝移待客规矩，是泛爱的朋友，都在前厅里款待；心上密友，学内厢房款待。

孝移回家去，潜斋问耘轩道：“耘老几位姑娘、相公？”耘轩道：“你岂不知，一个小儿四岁，一个小女今年十一岁了。”潜斋道：“令爱曾否许字？”耘轩道：“尚未。”潜斋道：“我斗胆与令爱说宗媒罢。”耘轩道：“潜老作伐，定然不错。”问是谁家，潜斋道：“耘老与孝移相与何如？”耘轩道：“盟心之友，连我与程老都是一样的。”潜斋道：